

北大-法胜巴利佛典
PKU-Dhammadchai Pali Series

汉译巴利三藏·经藏

CHINESE TRANSLATION SERIES OF PALI TEXT

长 部

Dīghanikāya

译者：段 晴 等

协助证义：泰国法胜大学



北大-法胜巴利佛典
PKU-Dhammadchai Pali Series

汉译巴利三藏 · 经藏

CHINESE TRANSLATION SERIES OF PALI TEXT



译者：段 晖

皮建

李膺一

孙 翱 李函思 贾姗姗



DHAMMAKAYA FOUNDATION

协助证义：泰国法胜大学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译巴利三藏 · 经藏 · 长部 / 段晴等译. — 上海：中西书局，
2012.8

ISBN 978-7-5475-0382-9

I. ①经… II. ①段… III. ①佛教—研究—印度
IV. ①B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65485号

本书为

2011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

2011年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项目

汉译巴利三藏 · 经藏 · 长部

段 晴 等译

责任编辑 刘寅春

装帧设计 叶少勇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www.shwenyi.com)

中西书局 (www.zxpress.com.cn)

地 址 上海市打浦路443号荣科大厦17F (200023)

经 销 各地 新华书店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9.75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5-0382-9/B · 026

定 价 120.00元

北大-法胜巴利佛典

PKU-Dhammadchai Pali Series

北京大学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研究所
Research Institute of Sanskrit Manuscripts & Buddhist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泰国法身寺法胜大学
Dhammadchai Institute of Dhammakaya Temple

汉译巴利三藏

CHINESE TRANSLATION SERIES OF PALI TEXT

主编 Chief Editors

中国 CHINA	泰国 THAILAND
段 晴 DUAN Qing	释贤星 Ven. Thanavuddho Bhikkhu

编委 Editorial Committee

中国 CHINA	泰国 THAILAND
王邦维 WANG Bangwei	释心平 Ven. Phra Surapornchai Samacitto
萨尔吉 SAERJI	释善圣 Ven. Phramahā Ariya Ariyajayo
叶少勇 YE Shaoyong	查克利 Chakhrit LAEMMUANG
高 鸿 GAO Hong	萧贞贞 Wilaiporn SUCHARITTHAMMAKUL

巴利佛典的由来

Thanavuddho Bhikkhu

释贤星^[1]

公元前五百六十五年(565 B.C.)，佛陀以刹帝利王子的身份诞生于印度北部的迦毗罗卫城，名为悉达多太子。当他二十九岁时，认识到生命是苦的，因为人必须经历生、老、病、死。为了追寻离苦之道，他于是出家并精进修行了六年，尝试过各种不同的修行方法，最后发现溺于欲乐与苦行这两个极端皆不正确，真正可以证入解脱的法门乃是依八正道而修行的中道。他在印度阴历六月的月圆之日(或曰卫赛日)，于大菩提树下禅坐，让心顺着中道修行，循序证得了三藐三菩提智，即证悟成为正等正觉者。当时佛陀三十五岁，他从那时起向大众弘扬佛法，并持续了四十五年。

佛陀所弘扬的法是清凉宁静的，就如同会滋润所到之处的一泓清流。佛教不曾有宗教战争，因为佛陀不称许出于任何原因的互相毁损或破坏行为。同时，佛教还有一项重要特性，即它不主张盲目地信仰。它不隐藏知识，而是教导每个人以自力修行而达到世间的真理、生命的实相，并且赞扬那些依循佛陀教法经由思虑、修行与真知实见出发，而逐渐信奉并最终证道的众人。仅仅在佛陀证悟后的第一年，便已有一千三百多位弟子相继证得阿罗汉，而在现代的印度域内当时亦有许多国王及其臣民归依了佛教，这些都方便了佛教的弘传遍布。

佛陀在公元前四百八十五年入于般涅槃^[2]。在佛陀入灭两个月后，五百位

[1] 译者案：本文作者，为泰国法胜大学校长。

[2] 佛灭年代在学术界有许多争议，有些人认为是公元前三百多年，还有些人则认为是公元前四百多年。在此所谓佛陀于公元前四百八十五年入般涅槃，详情请参见 Thanavuddho Bhikkhu [2003] pp.1-71。

阿罗汉在摩揭陀国的王舍城集会，将正等正觉之佛陀的教法加以编辑分类，此即佛典的第一次结集。此次结集有两大成果：

1. 律藏。亦即比丘、比丘尼的戒律以及有关僧众之衣食住药、受戒、布萨、入雨安居等集体生活规定与僧团之运作方式等。

2. 经藏。分为五个部分，即：

2.1 长部：为三十四部长篇幅经典的集合。

2.2 中部：为一百五十二部中篇幅经典的集合。

2.3 相应部：将篇幅不长、内容相关的经典集在一起，例如道相应、蕴相应、根相应等等。

2.4 增支部：将佛法中主题数目相同的短篇经典结集在一起，从一排列到十一，例如四圣谛即编列于法数为四的类别中。

2.5 小部：将未列在上述四部的经典编列于此部，依据经典编列，例如《法句经》、《经集》等，大部分为偈诵。

在将佛陀的教法结集分类完成之后，又以口传的方式，将其内容分给各群比丘一同背诵记忆。

阿育王（267 B.C. — 230 B.C. 期间在位）时期，摩哂陀王子出家且将佛教传播到斯里兰卡，直到无畏波陀伽摩尼王（*Vattagāmaṇī* 王, 89 B.C. — 77 B.C. 期间在位）时期，佛教的教义内容才首度被以文字方式记载下来，并得以传抄复写流传到了暹罗、缅甸、泰北蓝纳、柬埔寨、老挝等地。

由于佛教的教义内容在初期是以口传方式流传的，^[1]故巴利语没有自己专属的文字，每个国家都使用自己的文字加以记载，但记载所用之文字的发音是相同的。

巴利贝叶经有四大系统，亦即斯里兰卡、泰国（包括柬埔寨）、缅甸、泰北

[1] 佛陀大部分是在摩揭陀国弘法，第一次结集也是在摩揭陀国举行，因此可以肯定佛陀时代主要的弘法用语是摩揭陀语，但是巴利语是哪个地方的语言，是否为摩揭陀语，在学术界有广泛的争论。研究发现：在佛陀时代，巴利语就是摩揭陀语，但因其是经典所使用的语言，所以巴利语在流传过程中固定不变，摩揭陀语却会随着时代改变而逐渐产生些微变化，致使与古时期的巴利语有所不同。因此，在众多阿育王（佛灭后218年继位）时期以来出现的石刻记载中（阿育王之前没有石刻记载），都未见有巴利语的铭文，只发现和巴利语相近的语言。原因是因为巴利语已变成古文。详情请参见 Thanavuddho Bhikkhu [2003], 139–160。

蓝纳(包括老挝),但它们的主要内容几乎都相同,只是某些细微的字句有所差异而已,可能是在传抄复写过程中所造成的讹误。当印刷技术流行之后,巴利佛典便在一百多年前印刷成册。

位于南方诸国的佛教僧团秉持巴利佛典为圣典,对圣典保持着非常保守的态度,努力将佛陀的教法维持在最原有的样貌。南方的佛教徒们坚持用巴利语诵读佛典,因为这被认为是等同于自己亲闻佛陀的开示,此种以巴利佛典为主要圣典的佛教就叫做原始佛教;又因其奉持五百位上座阿罗汉所结集的佛陀教法,故称为根本佛教或上座部佛教;由于其自印度向南传播,经斯里兰卡后又传至东南亚各国,因此又名南传佛教。

1996年4月,泰国法身寺和PTS签订合约,正式发行巴利佛典光盘:Palitext Version 1.0(现在开发到Version 2.5)。2008年,泰国法身寺法胜大学致力于巴利三藏的校勘工作,设立有巴利三藏之法胜版本项目,将巴利贝叶经各系统的大量记载搜集起来进行数字化,清点并检视这些巴利贝叶经,汇成最妥善的巴利佛典版本,以方便全世界的学者获取与使用,并且提供给全世界的学术界翻译成各国语言。于是我们邀请了来自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等国家的二十位精通巴利语的比丘来法身寺法胜大学一道全职工作,同时还有世界各国精通巴利语的学者前来指导。

萧贞贞系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班的泰国留学生,有幸师从段晴教授学习巴利语,并得以担任北京大学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研究所和法身寺法胜大学合作项目的联系协调人,最终促成了此巴利佛典项目的合作。2009年8月27日,段晴教授、王邦维教授、萨尔吉副教授等人特赴法身寺签订了双方的合作意向书。

北大翻译团队的各位指导教师,倾心尽力,有条不紊地为每位成员安排工作,追踪管理,密切关照,使工作得以迅速向前推进。经过法胜大学之巴利语团队的不懈努力,《长部》终于在近两年的时间内得以圆满翻译完成。随后,参与译经的指导教师,又对成品进行了重审,使其最终臻于圆满,以奉献给读者。

感谢北京大学翻译团队的每一位成员,感谢法身寺法胜大学的工作团队,感谢赞助此项目进行的功德主,也感谢承接印刷发行工作的上海中西

书局！

愿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能够感到如临佛前、如沐佛恩、法喜充满！

愿佛陀的功德波罗蜜护佑诸位安乐进步，修行顺利，早日证得法身！

Thanavuddho Bhikkhu (释贤星)

于泰国法身寺法胜大学

2012年元旦

本文参考文献

- TThanavuddho, B. [2003] 《初期仏教における聖典成立と修行体系》，日本东京
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亚洲文化研究专攻专门分野印
度哲学佛教学博士学位论文。
- Bechert, H. [1991], *The Dating of the Historical Buddha (Die Datierung*
[1992], *des historischen Buddha*), Part 1, 2, 3 (Symposien zur
[1997] Buddhismus-forschung, IV, 1), Göttingen.
- Frauwallner, E. [1956] *The Earliest Vinaya and the Beginning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Rome.
- Lamotte, E. [1988] *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 English Translation by Sara
Webb-Boin, Louvain (French Original: 1958) .
- Norman, K.R. [1980] “The Dialects in which the Buddha Preached,” Bechert,
H. (ed.), *The Language of the Earliest Buddhist*
Tradition, Göttingen, pp.61–77.
- Oldenberg, H. [1879] *The Vinayapiaka*, Vol.1, Pali Text Society.
- 宇井伯寿 [1925] 〈仏滅年代論〉《印度哲学研究》#2, 日本东京, pp.3–111。
- 前田惠学 [1964] 《原始仏教聖典の成立史研究》日本东京。
- 山崎元一 [1984] 〈仏滅年代について〉《東洋学術研究》#23–1, pp.8–23。

- [2002] 〈仏滅年論争——ゲッティンゲン・シンポジウムとインド人学者の反論〉《伝統と創造の人文科学——國大學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創設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日本东京, pp.479–493。
- 和辻哲郎 [1970] 《原始佛教の実践哲学》日本东京(原著: 1927)。

探径于《长部》

段 晴

本书呈现给读者的《长部》经文，全部译自巴利语，以巴利圣典协会（Pali Text Society）出品、又经过泰国法身寺法胜大学依据泰国巴利藏写本校订的巴利语《长部》为底本^[1]。我国巴利语藏经的专家郭良鋆先生曾指出：“在现存各种语言的佛典中，巴利语佛典最为古老，对于研究原始佛教和上座部佛教也最有参考价值。”（郭良鋆 1997，第 5 页）从巴利语藏经，直接译出汉文本，以令华文读者领略原始佛教的概貌，是巴利语藏经翻译者由衷的愿望。

巴利语藏经以《律藏》为始。其顺序反映的应是原始佛教文献进行结集的顺序。首先结集者，是《律藏》。然而，我们选择以《长部》为先译，或者是因为受到广泛流传的所谓《大正藏》汉译大藏经排序的影响。但究其根本原因，我们至少在潜意识中其实认为，还是《经部》最能体现佛教的教义，及原始佛教的思想体系。

《长部》在巴利语三藏的经藏中排列首位^[2]，由三品 34 篇长短不一的独立经文组合而成。大部分经文可在汉译的《长阿含》找到相应译本，一些篇章经过多次译出，例如第一篇《梵网经》，有后秦弘始年间（公元 399—416 年）译出的《长阿含·梵动经》，还有于三世纪中期译出的《梵网六十二见经》。以下是《长部》各篇经文与汉译《长阿含》以及其他单行本的相应译名^[3]。

[1] 北京大学梵巴专业师生，在泰国法身寺法胜大学的支持下，开始将巴利语藏经译为汉语。巴利译经项目，获得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的支持，项目名称：“巴利语文学文献翻译”（编号：10DFWXXZ1）。特此鸣谢。

[2] 关于巴利语藏经的基本构成，郭良鋆有颇为详细的论述，见郭良鋆 1997。

[3] 本文以绍介新译出的《长部》为主旨，不涉及多种文本的对勘，不打算将中亚地区出土的梵文《长阿含》写本与巴利语《长部》做对比研究。近来有中国学者对国际学界就中亚梵文《长阿含》写本的发现整理做了综述，可参阅刘震著《禅定与苦修——关于佛传原初梵本的发现和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1—32 页。

	《长部》	《长阿含》排序		其他
戒蕴品	1. 梵网经	梵网经		支谦译: 梵网六十二见经
	2. 沙门果经	沙门果经	27	竺昙无兰译: 寂志果经
	3. 阿摩昼经	阿摩昼经	20	
	4. 种德经	种德经	22	
	5. 究罗檀陀经	究罗檀陀经	23	
	6. 摩诃利经			
	7. 阖利耶经			
	8. 大狮子吼经	裸形梵志经	25	
	9. 布吒波陀经	布吒婆楼经	28	
	10. 须婆经			
	11. 坚固经	坚固经	24	
	12. 露遮经	露遮经	29	
	13. 三明经	三明经	26	
大品	14. 大本经	大本经	1	
	15. 大缘经	大缘方便经	13	安世高译: 佛说人本欲生经
	16. 大般涅槃经	游行经	2	法显译: 大般涅槃经
	17. 大善见王经	转轮圣王修行经	6	
	18. 人中牛王经	闍尼沙经	4	
	19. 大典尊经	典尊经	3	
	20. 大会经	大会经	19	法天译: 佛说大三摩惹经
	21. 帝释所问经			法贤译: 佛说帝释所问经
	22. 大念住经			中阿含·念处经
	23. 弊宿经	弊宿经	7	

(续表)

	《长部》	《长阿含》排序		其他
波梨品	24. 波梨经	阿菟夷经	15	
	25. 优昙钵狮吼经	散陀那经	8	
	26. 转轮圣王狮吼经			
	27. 知源经	小缘经	5	
	28. 净信经	自欢喜经	18	
	29. 清净经	清净经	17	
	30. 三十二相经			瞿昙僧伽提婆译：中阿含·三十二相经
	31. 教授尸迦罗越经	善生经	16	安世高译：尸迦罗越六方礼经
	32. 阿吒那智经			题名仅见于《开元释教录》
	33. 合诵经	众集经	9	
	34. 十上经	十上经	10	安世高译：长阿含十报法经

《长部》集为三品：戒蕴品、大品、波梨品。这些品的划分，内容上有关联，尤其是第一品的各篇。但更多的，应是注重形式的分类法。汉译佛经有相应的记载，如《四分律》：“彼即集一切长经。”(CBETA, T22, no. 1428, p. 968, b19–20)《长部》的大部分经文，相对于《中部》的，篇幅较长。印度古代思维，形式与内容并重。又例如大品，“大”字起始的经文是多数，有全书篇幅最长的《大般涅槃经》。

虽然《长部》的集成，多半以篇幅的长短为收文的准则^[1]。但整体读来，似仍有贯穿于整部的脉络。《长部》之于佛教，更多是破的过程，是原始初创的佛

[1] 汉译佛经涉及《长部》集成之因者，也以《长部》篇幅稍长为集合的方式。《弥沙塞部和酰五分律》卷30：“迦叶如是问一切修多罗已。僧中唱言：此是长经，今集为一部，名《长阿含》。”(CBETA, T22, no. 1421, p. 191a)

教思想、伦理、逻辑，以及修行方式，与其他思想流派、宗教门派的对峙。大抵上，佛生活的那些年代，印度社会思想领域的形形色色，均在《长部》登场，并遭到佛教创始人的逐一驳斥。

长部·戒蕴品

关于《梵网经》

第一篇《梵网经》，按内容可大抵分为两个层次，先细述佛倡导的戒，进而由戒转入说定。佛教戒行，不杀生，不偷盗，不淫行，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伤害草木，不异时食，不接受金银，不暴力。佛的弟子拒绝世间的种种享乐，不迷于赌博、享乐、谈论名利，不以算命、看相、掐算吉时为业。诸如赌博、算命、看相等类，被佛称为傍生术，真正的佛僧，不以傍生术为生。然而，《梵网经》所罗列的纷繁细密的佛教戒行，虽然赢得普通信众广泛的至高的赞誉，但如此周全的操行，在佛看来，仍然是些琐碎的、微不足道的戒行。佛真正的殊胜在于独树一帜的修行方式，以此有别于古代印度的众多思潮、派别。佛认为其他外道婆罗门的修行方式不可取，非正确的修行，仅可导致诸多邪见，例如无因生论、(我)恒常在论、世间无边无际、现法涅槃，等等。这些持有邪见的沙门、婆罗门，只有无知、无见的感受，只有沉溺于渴爱的焦虑与纠结，犹如被渔人之网所束缚。唯独佛的修行，通过对苦集灭道的领悟，可达到现世应验的沙门果。整部经，初读以为是杂陈，实际上有清晰的线索牵绾起整部经，即以戒为先导，再做禅定观想的修行，以实现智见。

关于六师

第二篇《沙门果经》，是《长部》阐述佛教体系的十分重要的一部经。摩揭陀国王阿阇世·韦提希子欲知当沙门的现世果报，遍访当时著名的六师，而引出六派外道的基本理论。国王的问题是，出家做沙门，可否得到现世应验的果报，什么是现世应验的作为沙门的果报呢？六师的回答概略如下：

六师之一的富楼那·迦叶，认为自己遍知。他告诉国王，即使抢劫偷盗，杀人如麻，这世上也没有罪恶；即使再做更多的施舍、更多的供养，这世上也

没有福报。富楼那·迦叶，是道德否定论者^[1]。

末伽梨·瞿舍利，曾经是耆那教创始人大雄的弟子，喜欢向大雄学习预测。后被师傅逐出师门，而独创了自己的学派。他告诉国王，一切众生的一切，都是不可控制的，烦恼无因，净化无缘，轮回有限量，苦乐皆有量，因此，所谓通过修行而获得业的成熟，是不可能的。正如一个线团被扔出去时会滚动直到完全松开，如此这般，愚者和智者流转转生后即灭尽苦。此师之说，是命定论。

阿耆多·翅舍钦婆罗是印度古代唯物主义理论，即著名的顺世论的代表。他告诉前来讨教的国王，人由四大组成，当死去时，地回归地体，水回归水体，火回归火体，风回归风体，感官归于虚空。所谓布施，是傻瓜想出来的。无论愚者和智者，身坏之后皆毁灭，消失，死后不复存在。

婆浮陀·伽旃延认为，地、水、火、风、乐、苦、灵魂，是人的七要素。它们非造，无造作者，非幻化，非得助幻化，如同山顶和石柱般屹立。它们不移动，不变化，不互相阻碍，不能使彼此或乐或苦或苦乐。

尼乾陀·若提子，耆那教的创始人。在佛陀的时代，耆那教特以苦行著称。他告诉前来讨教何为沙门果报的国王，却所问非所答地向国王宣说他的戒律。耆那教弟子，受四重律仪的禁锢，不喝冷水^[2]，一切戒律森严。

散若夷·毗罗梨沸，也曾经是佛的两名著名大弟子，即舍利子和目犍连的老师。他是不可知论者。例如若有人问，是否有善恶业的果报，他说有，但不说何谓果报，如何果报，怎样果报。他也说没有，但不说如何没有，等等。

以上这些，所问非所答，未能令国王满意。唯独佛陀，层层递进，令国王茅塞顿开。佛依次讲述了为奴、为匠、为家主等各阶层的人出家作沙门后获得的尊重，再说依此修行能达到的境界。佛教的修行者，可以感受没有过失的安乐，心如湖水般清澈，了知苦、苦的集起、苦灭，以及苦灭之道，最终达到心解脱，超脱苦海的轮回，“生已灭尽，梵行已立，应作已办，不受后有”。这便是殊胜美妙的现世应验的沙门果。

佛生活的年代，是印度的列国时代。十六国中，摩揭陀最为强盛。阿闍世

[1] 关于这“六师”的概述，可参阅 Schumann 1989, p. 215. 刘建 2004, 第 95—96 页。

[2] 原文为“戒绝一切水”。意指拒绝一切冷水。传说他们认为冷水中生命体，因此不受用之。

王的父亲，频毗娑罗王，曾是佛教的扶持者，为佛施与了第一座伽蓝，即位于王舍城北门外的竹林迦兰哆园，以供僧团坐雨安居时使用。后来阿闍世王急于登上王位，趁夜闯入父王的卧室行刺。行刺未果，但厌倦了权力阴谋的父王却主动把王位让给了他。阿闍世王不但不感激，反而把父亲活生生地饿死。所以，在本篇的末尾处，佛说：“若国王不杀害自己的父亲，即那位合法的法王，他本应在这个座位上生起无垢无尘的法眼。”

关于婆罗门教

戒蕴品的其他几篇，《阿摩昼经》、《种德经》、《三明经》，皆是针对婆罗门教展开不同的宣说。

婆罗门教的特点之一，信奉吠陀，吠陀至上。三吠陀中的咒语，据说是早期婆罗门仙人所创作。《三明经》、《种德经》给出了这些创造了吠陀咒语的大仙的名字。真正的婆罗门，必须精通这些三吠陀，精通这些咒语。信奉吠陀的婆罗门认为，通过唱诵古代集结的咒语诗句，便得与梵天为伴，通往解脱。佛说婆罗门的三明，是三明荒漠、三明丛林、三明灾难，因为连那些缔造了三明咒语的人，也未曾见过梵天，不知梵天在何方，不识通往梵天之道，后世的诵读者，如何能知路在何方？

婆罗门教的特点之二，人有种姓之分，婆罗门最为尊贵。尊贵者，要上溯七代，血统纯正，而且要生得貌美，白皙。《阿摩昼经》里，梵童阿摩昼自恃出身高贵，在世尊面前显出不恭敬，踱着步、立着与坐着的世尊说话，认为“秃头沙门何等卑微黝黑，生于梵天的足部，如何堪与精通三明的婆罗门交谈”。佛以自己高贵的出身，比过阿摩昼，又以三十二贵人相，令婆罗门折服。

《种德经》展开了大婆罗门种德与佛的对话。婆罗门认为，具备五种特质，即：血统纯正，精通吠陀，相貌俊美，庄严持戒，执掌祭勺，如此方可称得上是婆罗门。佛以反问的方式，逐一破解这五种品质。婆罗门种德自己也说，如果一个婆罗门，杀生、偷窃、邪淫、妄语、饮酒，纵然颜貌端正，纵然精通咒语、出身高贵，又有何为？

在佛看来，婆罗门的特质，不能使人尊贵。唯有拥有戒定慧者，才是世界最殊胜的人：“犹如以手洗手，或以足涤足。慧由戒而清净，戒由慧而清净。”

有戒则有慧，有慧则戒。凡德高者有慧，有慧者则有戒。拥有戒和智慧的人于此世间当为最殊胜。”

婆罗门教的特点之三，祭祀万能。婆罗门应是会举行祭祀的人。然而，《究罗檀陀经》却是准备施行大祭祀的婆罗门究罗檀陀向佛请教真正的祭祀。他听说沙门乔达摩通晓包括十六辅助条件在内的三分祭祀圆满之功。佛揭晓，祭祀以无杀牲的为最好。所谓三分，即祭祀所需三个最基本的条件：一个完美的国王，他必须血统纯正，身形端正，广有钱财，力量强大，慷慨大方，博学，全知，能知晓过去未来今世之意义；一个完美的主祭司，他必须血统纯正，精通三吠陀，戒德全面，智者，精通祭祀仪轨；还要有藩王、大臣、广有财富的婆罗门、家主的参与。如此，经过精心的准备，才能举行祭祀。如此圆满的祭祀之后，作为主祭司者，确实可以转生善趣，转生天堂。佛说，他曾经就是那个主祭司，主持完成了那场完美的祭祀，所以他知道这一切。有学者认为，《究罗檀陀经》体现了佛教理想的道德伦理规范^[1]。

然而，佛说，另有功德，比这纷繁的祭祀节俭，少麻烦，却得大果报。这便是皈依佛、法、僧，断杀生，离偷盗，不纵欲邪淫，不欺骗，不饮酒，远离令人懈怠的麻醉品，实行禅修，获得正觉。

通过《长部》的经文，其实可以看到，佛对待婆罗门教，虽持否定的立场，然而并非站在完全对立的立场进行批驳。多数时候，佛以更胜一筹的姿态，先使对方折服，继而宣说自己的能导向解脱的理论。佛的超越，在于亲验、亲历，并且胜出。

关于苦修

在佛生活时代，印度社会活跃着沙门思潮。所谓沙门思潮，以出家、四处游走、乞讨为生为特征。一些沙门，甚至修极端苦行，思索着如何升上天堂，获得善趣，与奉行祭祀万能的婆罗门教相左。佛教、耆那教，实际上产生在活跃的沙门思潮之下。除了佛教，一些出家游走的沙门，尤其是耆那教的教徒，采取极端苦行作为修身的方式。众所周知，释迦牟尼在成佛之前，曾经拜师修习

[1] 德国学者 Meising 2011 对此篇经文有详细的分析。

苦行。严酷的苦行，没有帮助他达到正觉。成佛之后，他对外道的苦行，多有批判。在《长部》之中，多篇经文反映了佛对外道修行方式的批判。

《大狮子吼经》裸形外道迦叶枚举了种种苦修的方式，吃穿住，皆有严酷的修法，例如修一日一食，两日一食，七日一食，乃至半月一食。传说富楼那·迦叶正是修此种苦行，长达十多年，将自己活活饿死^[1]。衣着也是极其破烂，穿墓地中间捡的破烂衣、粪扫衣、马鬃衣、枭羽衣，等等，睡卧在荆棘、木板、泥垢中，皆是不可思议的苦行方式。外道认为，这些皆是至难完成的苦行，如此修行者，才是沙门婆罗门。

然而在佛看来，这些苦行，普通百姓，甚至女奴都能做到，并非难以施行。一个舍离杀生、拒绝杀生、放下棍棒、放下刀枪、有惭愧（心）、怀有怜悯、始终利益、同情一切众生的比丘，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修行者，真正意义上的沙门。唯有修习得无恚心、无害心、慈悲心，才是真正修行，以达到灭尽诸漏，于现世体验心解脱、慧解脱，唯达到境界的人，才是沙门，获得沙门果。

关于“我”

人的本质，是古代印度哲学探讨的核心。婆罗门教认为，“我”，即“灵魂”，是存在的。正是因为“灵魂”的存在，人才在轮回中死而复生，无穷无尽。佛教也相信轮回的存在。但是，佛教认为没有灵魂，没有婆罗门教探讨的“我”。面对婆罗门教的强势，佛不可能避开对“我”以及“灵魂”的追问。《长部》的一些经文，反映了佛对印度宗教核心问题的见解，例如《布吒波陀经》。

《布吒波陀经》显示，佛的时代，印度思想界百家齐鸣，各家各派修习各自的沙门行。佛可自由访问外道沙门。一段时期，佛住在位于舍卫城城外的著名的祇树给孤独园。舍卫城是印度列国时代最强盛的国家之一乔萨罗的首都。那时候，统治乔萨罗国的，是国王波斯匿，他的王后是摩利迦夫人。国王与王后，皆乐善好施，崇尚哲学。摩利迦王后曾捐赠园林供游方的婆罗门教沙门居住。

一天佛进入舍卫城乞食，感觉时间尚早，于是来到摩利迦王后捐给外道的异学园，与那里的外道沙门展开了关于“想灭”、“我”、“灵魂”的讨论。

[1] 一说是将瓦罐装满了泥挂在脖子上溺水而亡。Schumann 1989, p. 215.